

西周年轻人凑合结婚小记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s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172713) at [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172713](https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172713).

Rating:	Mature
Archive Warning:	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第一部：朝歌风云
Relationship:	发郊
Character:	姬发 , 殷郊
Additional Tags:	纯聊天加做爱等于纯爱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eries:	Part 1 of 西周年轻人凑合结婚小记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8-07 Words: 7,998 Chapters: 2/2

西周年轻人凑合结婚小记

by [QuinnPB](#)

Summary

武王伐纣平话里说，军到孟水，殷郊大概心情不错，上阵一口气砍了三个先锋，本文试图造谣一下大元帅状态好的原因

Notes

See the end of the work for [notes](#)

Chapter 1

“姬发，你想过死吗？”

“以前想过。”武王伏在桌前勾刻，“咱们一起打冀州那会，还记得吗？”

“记得。”

“打苏护前一天晚上，我就想过。”

案边的人影没有动静，倒是今夜孟水风雨交加，风啸钻进牙帐，遮住了灯芯和火笼爆裂的声音。殷郊坐在榻边，等他批完这卷再继续说下去。

“那晚我在营里见到了苏全孝。自苏护起兵后，他负责旅北车马粮草，一年来从未出错，那天晚上却把两车粮草运错了地方。”武王把战报收拢到桌边，掀开下一卷继续说：“我只是路过，匆匆看了他一眼——我至今记得，他脸色很难看，眉眼间了无生气，殷寿骂他时也没有反应，仿佛已经丢了魂魄。”

“回来时我想到了这件事，我想，全孝是我的兄弟，他就算心怀必死之心，这时也难免胆怯，倘若明天战死的是我呢？我现在面无惧色，是无知无畏、还是心存侥幸？”

“再后来我也想过一两次，那时我年纪太小，思虑太多，我起先想我要是死了，能不能别把这事儿传到西岐，我不想父兄抱憾，母姊啼哭；再者战死敌手，尸身惨烈，等运回西岐，多半已经烂了，终究是不太光彩的事……”

他停下笔，抬眼望向殷郊，笑笑：“我还想过，要是我没了，咱们几个兄弟谁要顶了我的位置，当你最好的朋友？我想了一圈，觉得他们谁都不如我，就想，那我还不能死。”

相传武王仁爱于民，对着奄奄一息的麻雀都舍不得大声说话，生怕语气太重把它送走，私下倒是肯对自己一口一句“我死了”，太公要是听到，大概又要气得用拂尘抽他。殷郊想他年纪渐长，反而更没调了，要起身到长案前敲他脑门。

“想来想去都是你，那我呢？”

“也想过。”

姬发批到一半被敲了两下，凌空拿住他手腕，头也不抬。

“我想过，要是你死了，我就把你的尸首带回西岐，种棵枇杷树，在那给你守陵。”

殷郊有些惊异，一时忘了把手抽出来，道：“怎么想这种事？”

姬发不语，圈着他的手又批了两行。武王少时能折腾十八般兵器，逃不过一把小小刻刀的折磨，先生让练的字都是丢给老哥代写，如今逃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，每天军文跟滚筒水车似的报上来，他忧虑分心批了错字，传出去丢父亲和兄长的脸，写字时就不爱说话。再者，从前太子办公文，他不乐意呆坐着，常跑去找其他人玩；这几年风水轮流转，殷郊倒爱看他呆头鹅般绞尽脑汁的罔样。他被盯久了心虚，干脆把笔刀放下。

“你是先锋，事事当先，可我还想和你一起上阵杀敌，并肩作战。前线酣战，我在牙帐里见不到你，当然会想这些。”

“那你回了西岐，这些兵将、流民怎么办？天下又如何？你要放任殷寿这种人去践踏吗？”

武王站起来，叹了口气：“不，我不愿见到苍生蒙难，也不想硝烟四起，民不聊生。如果我能够驰骋沙场，为天下人战死，死而无憾；可如果我活着，我就绝不能轻易折损一人。郊，如果我连身边的人都保护不了，又何谈拯救苍生黎民？攻下朝歌只是开始，此后百废待兴，还有万千等着我们一起完成的事业，不管什么，我都想让你看到——”

他停下，蹲在殷郊面前，突然有些沮丧。

“你从昆仑回来后，我常想你要是棵枇杷该多好。以后我离开西岐，就折一枝带在身上，也不用瞎想这么多了。”

“君君，臣臣，圣主不当徼幸乘危。”殷郊侧眼瞧他，“太公嘴皮子都快说破了，将随明主，安定天下、奋勇杀敌是幸事。你想得太多，不管将来如何，明天你要是跟着我冲出去，营里的军心谁来安定？”

“太公他老人家每天不跟我说百十来句话，恐怕都睡不着觉。”姬发眉毛都耷拉下来，“昨天太公又来给我说亲了。”

这件事在西岐不算秘密。姜太公已到了人都会经历的月老年纪，正苦于杨戬哪吒俩神仙兄弟中看不中用，便将罪恶的目光投向正值花季的武王，闲暇时常来武王帐中游说，时而软

磨，兼有硬泡，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上有父兄遗愿，下至安邦固国。武王起初还会以批阅军文为由逃避，逐渐破罐破摔，当面从不硬碰硬，太公说什么都是一一答应，背地里只当装死，等太公兴师问罪，便顾左右而言他。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，他俩就此一进一退，来回切磋，已成为军中一道人见人爱的下饭菜，连殷郊也爱看。

“太公说的不无道理。我十四岁就有通房的侍女，文焕大我两岁，十七也有妾室，武王英雄才俊，绝不能一把年纪还帐中无人、膝下无后。”

一把年纪没有通房的大英雄蹲在原地眨了两下眼。

殷郊贴近环住他，问：“你还见过她呢，记得吗？”

他说的是姬发头回进宫，一见面就管通房叫姐姐那次。质子原本不得入宫见内眷，侍女羞怯，跪在原地进退两难，姬发弯腰行礼，也不敢抬头，两人僵持不下，殷郊看热闹不嫌事大，乐得都要滚进姜皇后怀里。

“我忘了。”武王面如磐石，无比坚毅。

殷郊双眼立刻弯起来，抬手捂住他眼睛，道：“那我帮着回忆回忆。”

“是先王在世时。”

殷郊靠在他左侧，音气从发梢间散进他皮肤里，昆仑回来后，殷郊的嗓音因旧伤变得沙哑，此刻，仿佛孟水阴湿的雨气也渗进牙帐里。姬发摸到他的背坐稳，眼前是一团从指缝里漏进的光，红彤彤的，跟他心跳似的随烛光弹动。火光带来不好的回忆，他干脆闭上了眼。

“先王帝乙，是我祖父。那年你来朝歌已两年，还未曾入宫。”

另一只手从颈后绕上来，托住了他的下颌。他忍不住瞎想：郊的手同自己的脸，到底哪个更糙一点？要是一样毛糙，算不算相对光滑？这时殷郊用鼻尖蹭他的嘴唇和下巴，打断了他的求知之路——这是他们俩间亲昵的信号，殷郊在偷笑，他们的呼吸融在一起，慢慢急促起来，人好像也黏腻得难以分开了。

“那年春猎，诸侯国献礼共庆先王寿诞，先王特准质子进宫。”

这明明也就是不到十年前的事，此刻却格外模糊，仿佛是前半生的余光。姬发被发梢蹭得痒痒，很想追着蹭回去，但他看不见，只能忍着，再等殷郊的上唇贴近时，他很不客气地用牙尖叼了一口软肉。覆在他脸上的手立刻紧了。

姬发咧开嘴，用舌尖又舔了一下对面的嘴唇，乖乖不动了。过了会，他慢慢说：

“我记得，你要带我去见姜夫人。”

殷郊停下了。很多往事涌进来，这是一条回忆的必经之路。姬发看不清，却能照镜子般看见殷郊流泪了。他腾出一只手贴近殷郊的脸颊，轻轻抹掉了一条泪痕。他的手指还碰到了殷郊的嘴唇，他闭着眼，触觉更敏感了——殷郊轻轻吸了他的指腹，蜻蜓点水似的。手收回来时他脑后有些发麻，他用另一只手顺顺殷郊的背，不动声色地在袖子里捻干了指头。

“姜夫人想见见我，因为你总是和她说起我。”

殷郊听到这里猛地凑上来，他们之间隔了一只手，鼻子顶着鼻子，暗中较劲似的。姬发顺着脊梁慢慢摸到他的后颈，贴在掌心，继续说：“你母亲不太喜欢我，但还是对我很好，我都知道。”

覆在眼前的手松开了，滑下去解他的腰带。光突然涌进来，他不得不眯起眼睛，然后眼前的人也突然放大许多，殷郊不知道何时散开了亵衣，他贴着他的嘴唇喘息，话有些含糊不清。

“叔祖同先王说，西岐来的质子里有个小子眉心犯冲，貌似狼子，恐怕是殷商未来的克星……母亲见到第一眼就知道是你了。”

他不再说下去，垂头含住姬发的下唇，顺着气吮吸，再用舌尖顶另一侧，想钻进去。姬发起先无动于衷，大概是眯起眼看了他一会、才张开嘴，无赖似的勾住他，用齿缝碾着他，还用手捏得他两颌合不拢嘴。殷郊的气喘不顺，只好伸手环住姬发的肩膀，连着腰也往前贴——他见不得姬发干这事时面无表情地瞧他，刚才那阵盯得他髁间发软，急着想坐到腿上，于是手也顺着腰封钻进姬发的内衬里。

他的手带了凉气，姬发怕痒，忍不住弯腰漏笑。此举难免破坏氛围，他立刻捉住殷郊的手，正色道：“我自己脱。”

武王言出必行，两下间帐毯上就多出堆衣服，还叠了个大概，彰显了西岐人极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。殷郊靠着铜炉，抽空又扯了件外袍，斜眼睥他，原本沙哑的嗓子也凉了半截。

“姬发，你等会要拔营出征啊？”

“哪有啊。”武王老实巴交，“我不是怕你又像上次被硌着吗？”

他说着来扶殷郊的腰，蜷在他手臂里，只隔了一层衣料，微微发热。他顺着手揉了揉外袍里露出来的小腹，殷郊干撑着胳膊看他，也不回应。他手上又加了点劲，带着殷郊一同倒在垫毯上，埋头叼住了他的喉咙。

他用牙慢慢磨这一截软肉，又用舌尖抵住，来来回回地吮着，好像对其他都没了兴致。他逐渐加重力度，殷郊慢慢睁大眼睛，在他身下颤抖起来，举着手试图想抓住点什么。

姬发没有管，他左手扶着殷郊，另一只缓缓地揉着殷郊的下腹，腾不出空来。

“发……”殷郊小声叫他，他被姬发压得难受，加上肚子被揉得失力，只想转身蜷起来。可姬发故意不理他，他只好又叫一次，“发，我……”

他嗓子眼还被姬发含着，声音轻而含糊，更像呻吟。手无物可攀，最后只能搭上姬发的脑袋。他推了两下，姬发突然抬头，他们失力滚在一起。地板间有重物落地的声音，他仰头，原来姬发的铜簪被撞掉了。

“当冠不冠是非礼。”殷郊喘着气爬起来，伸手把他歪在发髻间的发冠摘下，放在桌上，眼睛弯成了缝，“都要跟我非礼了，还是别戴了吧。”

姬发看他弯腰拆自己腰间的盘扣，又想起小时候的一件事，那会殷郊也是这样。他们俩待在一起的时间太久，耽误了巡防，他急着归队，殷郊就赤脚站在台阶上，垂头给他装肩甲。太子同质子做这些事，已经很有礼崩乐坏的先兆。但那时他在想什么呢？酉时阳光是朱红色的，把殷郊的鼻尖和脚趾都染成天空的颜色，仿佛镀上一层金边，好看极了。他转念又想，自己不过也才活了二十来年，最近却总爱伤春悲秋，幽怨得两眼发直，给太公当活靶子，这样不好、不好。

“你情我愿的事怎么能叫非礼？”他扯了扯殷郊的耳垂，“这要都算非礼，那我还有好多说出来能让太公掉胡子的事想跟你做。”

他挑开衣襟，贴着腰线摸下去，殷郊自觉将腿打开了些，他的手指很轻易穿过了夹在腿间的耻毛，沿着性器圈住。

殷郊先前胀过，摸起来已经有点潮了。他用指根夹着，把这根东西带起来，朝前头吹了口气。他知道郊受不了这个，果然殷郊一歪，向后仰去，靠胳膊撑着上半身，远远地瞪他。姬发换了只手托住它，手指从下扣上去，沿着茎身朝下掐，拇指顶在前端挠它。他常觉得殷郊在人群中有一种夺目的好看，连这里也要比别人好看。他手里的茎体壮且修长，顶端微微隆起，比他的颜色略深一点，只要掐几下就变成很漂亮的深红，像一串垂在腿间亟待采摘的果实。

他用指腹上的茧揉弄精口，在殷郊喘气前低头将整个肉头含进嘴里，绕着舔了两圈。他食指和拇指滑到根部，浅浅箍住，另外的指头则朝里压住会阴和卵球。他顺着肉壁向上吸，舍不得吐出，舌尖黏着表面的筋脉来回游动，把整根性器一点点的舔开。茎体较先前胀了很多，他收不住牙齿，几次碰得殷郊叫出声来。他再玩几下，很快马眼便溢了腥水，他担心殷郊忍不住，只好再吸几口，就整根吐出来。

腰下的衣裤先前被殷郊解开了，他掏出自己那根，搓了几下，隆身跨到殷郊腰上，先扶头抵在一起，蹭了两下后并用手抓着，就着掌心套弄。他单手着地用不上劲，弄得潦草，殷郊忍不住坐起来，扶住他的腰，朝下探手覆住了两根性器。

殷郊常年执斧，指间伤茧累累，这手裹着他们俩，武王舒服得直喘，混沌中他颇为得意地想，郊果然是最好的，连手活都别人好许多。好像他从小就有此类怪异的攀比心理——不见得爱说自己何如，但“我哥比你们要好多少多少”“我父亲比起谁又要好多少”这样的话却一句没落下，郊更是比人家好一千倍一万倍，怎么夸都不为过。

“姬发！”

他回过神，他们那处还抵在一起，两根都磨湿了，也不知是谁的水。殷郊喘得很急，放开手撑在他肩上，眼神是想快点弄出来的样子。

“你自己先弄开过？”姬发顺着腰掀掉了他腿上的衣服，往他腰后伸手，“什么时候？巡防前？”

“你坐在桌边那会。”殷郊自觉抬腿，借他抬起的力坐到他腿间。

“你就在我背后自己弄？”武王屈指撑了撑他后穴，有些吃惊，“我在看潼关递上来的折子呢，你怎么也不叫我一声？”

殷郊抿嘴笑起来，伸头要吻他，姬发难得侧脸避开，目光炯炯，盯着他问：“老实交代，以前在我后面一声不吭，是不是也这么干过？”

他说着，手没有停下，沿着缝挤进去。郊的里面确实是提前弄过的模样，软、湿热，每一处都汪满穴水，还十分贪婪，几乎是团上来吸咬他的手指。他再把食指挤进去，朝上摁里头那块软肉，指甲切在上面，殷郊的喉咙里立刻冒出一声黏腻的喘息。

他开始有点郁闷。他想，郊并不是耻于在床第间发声的人，那他在自己身后准备这些事时，又花了多大的耐力去忍受？他一向不乐意见到郊为自己付出这些额外的精力，可战报连连，他又能说什么呢？

殷郊勾住他的肩，弯起眼瞧他：“我统共干过几次，你不是最清楚的？”

“以前是我疏忽了。”姬发绷着脸说，“现在我不乐意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殷郊亲亲他脸上的酒窝，“可我每每看见武王伏案勤政，就情难自己，又不想打扰他。”

“那就忍着。”

“横竖都是我忍着。武王怎么这样小心眼？”

“义也分人，要是对你，我就难做到。”他说完也觉得不妥，因为太公时常丢拿封神榜这事来堵他的嘴。干脆闭嘴，伸直手往里捅了两下，夹了怨气，戳得殷郊夹不住腰，直直压在他身上。

“你刚才射哪儿了？”

殷郊原本都扶着他下面往里送了，看他面色有些不善，又生生止住，露出一只掌心，凑着姬发耳朵说了个地方。

这话来回都很暧昧，武王耳根立刻烧红了。闷头托着腿弯将他朝自己抬起来，义正严辞，说这样不好，下次别干了。

Chapter 2

殷郊偷笑着没理他，抓着那根东西慢慢往下面塞。这个姿势难进，他看不清，吸了几次都滑出来。姬发原本面沉如水，几下下来，硬是被他磨得眉毛都拧在了一起。

“你放我下来，我要起来。”他说着收腿半蹲下来，缩腰往姬发身上坐，左右腿这回撑的很开，终于含住了头。没等他适应，下面连的东西又肿又烫，一股脑全跟了进来，像要榨干他后面似的。不等他反应，姬发已经俯身捉着他的腰顶了起来。

这几下来势疾风骤雨，他一时间痛得说不出话，只剩下喘息的力气，那根东西在他穴道乱撞，恨不得把他从里面生生捅开。这样弄姬发估计也好受不到哪去，他想动一动，把位置顺过来，胯上的手顿时掐得更紧了——姬发就是故意的。

“我痛！”

“你先前舒服过。”姬发扯着他嘴皮说。

“好……发，发……我下次不弄了……”他勾着腰间的手往上走，一路到胸前停下，指尖缠在一起，带着姬发揉了两圈。

这种时候他说不清自己到底在想什么。姬发似乎一向是不太喜欢他这么做的，可他偏偏又想反着来，这几年他好像滋生出一种恃宠的古怪心理，时不时总想戳一下姬发的逆鳞上，看看他到底有多爱闹别扭。

姬发同他手指绞在一起，他被操得难受，上面反倒好点，挺着胸往前贴。姬发半眯起眼，眼皮耷着，看不出来喜恶，下半身也没停。他在床事里很少这样看着他，好像身下躺着个是陌生人似的。殷郊有些分神，手慢下来，等再回神，姬发已经翻手扣住了他的手腕，从腋下托着他靠向自己。

“起来。”

殷郊黏着他不愿动，姬发就让开一条腿从他下面抽出来，弓着腰把他朝下放倒在那擦衣服上，掐了把腰窝，贴着他凉凉地说，“你就是在这等着我生气呢。”

他从后拆开殷郊的腿根，撑着后穴，低头朝里吹了下，再扬手倒了一爵酒。殷郊抖得厉害，酒多从他腰胯溅落到毯子和发梢间，剩了点沾在肠肉边缘，姬发手下的腰臀顿时绷紧了。武王再盛一爵，流口贴近他后穴，将倾未倾，凉意渗到湿热的肉穴里，殷郊实在忍不住朝后伸手推他。

“你别——”

姬发挨了一下，酒又撒出来一些。他俯身沿着殷郊的腰缝舔了两口，再向下，舌尖顺势卷进一团蠕动的肠肉里，崩得很紧，迅速抽插起来。

他们之间许久未做过这种事了。起先是那年在王宫里，懵懂无知，姬发在寝宫里就这样干过。诚然殷郊先通了房，也没人教过后面的这些，等姬发舔完他们再缠在一块儿时，他又羞又惊，觉得很对不起母亲，便捂着脸哭了。此后这成为太子一道抹不掉的黑历史，姬发大概也觉得不妥，他们便默契地不再这么做。

他趴在武王的衣服上，身后水声连连——他也不知道姬发都是从哪儿学来的，模仿抽插时还不时要深吸两口，弄得他很有些夹不住水。他叫得太放荡，连自己也听不下去，只想把头往衣服里埋，可等挤进去，围上来的又是一股姬发的味道。他实在忍不下去，半撑手向下身的肉茎摸去，前头的潮水都开始泛黏，在毛毯上蹭的一塌糊涂。他顾不得许多，急着向下伸手套弄起来。

姬发从后看得清楚，抬头松开了他，换自己的东西抵进去。郊后面已经被弄得很开了，他抬起他的后腰，很轻易撑开甬道，这感觉总让他想起小时候同家里的姊妹坐在一起剥豆荚——撑着豆瓣边缘一挤，豆子挨个掉出来，荚的边缘留下一层圈曾经严丝合缝的痕迹。

像他们俩一样。

姬发俯身贴上殷郊，撩开背上的头发，扶着腰向前撞他。殷郊上身无处借力，加上耻毛在会阴上乱蹭，双腿绞得很紧，姬发只好从左臂下勾起他的肩，半提起他来操。

他们黏在一起，姬发插得很急，帐内一时间只剩下媾和中肉身的撞击声。姬发的喘声从背

后涌来，几乎要淹没他，姬发的胸贴在他背上，心跳如擂鼓鸣金，一下又一下，回荡在他脑海中。

姬发抽撞得更快了，他摸到自己前面，有些控制不住，偏头对姬发压着嗓子，我想射了。姬发的手很快沿着腰盖过来，中指抵住了他的马眼，他松开殷郊的肩膀，脸埋进他的头发里。殷郊挣扎起来，他立刻含糊不清地说：“弄在我手上好了。”

姬发说话时禽得更凶了，又附在背后来吻郊的后颈。殷郊有些控制不住视线，他朝后摸去，交合的地方又湿又烫，耻毛也挂满了打得发黏的体液。他收手回来，悄悄放进嘴里舔掉，再抓着姬发的手套起前面来。高热中他开始恍惚，战鼓擂擂，姬发似乎在叫他的名字，他松开手，想转身抱住姬发亲亲他，但姬发猛地抽出来，他腰顿时陷下去，仰头呻吟着，射在姬发手心里。

牙帐里的火盆炸了一声，姬发顺势又挤了两下，他酸痛难忍，垂下头，看两腿间那根肉身在姬发手里肿胀不堪，前头的孔微张着，像自己一样喘不过气，小股小股往外吐着白液，狼狈极了。

他顿时清醒了些。

“你怎么不先管管自己。”他撑手翻身，跪着弯腰含住了姬发的性器。这趟很快，姬发摁不住他，殷郊和他的头发一同从手里滑走了。武王再把头发从他背上舀起来时，下面已经被吃进去好几口。

殷郊半扶着茎体，它胀开以后很硬，原本不太适合再吮，但他今晚被姬发撩得浑身发痒，舔起来格外用力，恨不得把一络络筋脉的痕迹都烙在舌尖上。他绕着肉头打转，小口小口地吮吸马眼，时而堵着，又要往外吸，姬发原本安抚他肩颈的手顿时收紧了。他眼角漏出笑意，吃得更凶，要把整根撑进喉咙里。姬发偏头看着他露出的半截颈子同颌骨，吐吸间颤抖着，眼神说不清道不明，像有了其他想法。

吐精前姬发伸手拉开了他，他意犹未尽，仰着脸贴在那根东西边不想动。姬发是今晚头一次，弄出来的很多，先溅在他眉骨和眼窝边，剩下的慢慢溢出来，顺着茎体淌到他鼻梁和嘴唇上，还有些粘在头发边，他张开唇瓣，伸出舌头来全勾进嘴里。姬发难得没制止，他忍不住又用手指缠着半软下去的肉茎含进嘴里，嘬了几股，边吸边偷着抬眼打量姬发的反应。

武王由着他玩，半垂着眼，似笑非笑，说不出来的感觉，好像他含了根别人的东西似的。于是情热慢慢褪了，他清楚自己浪荡时不怎么好看，也许姬发并不喜欢。他的脸颊烫起来，抹了抹嘴，一把从姬发手里抓回自己的头发，转身背对着他。

“你是不是又硌着了？”武王伸手捏他的耳垂，“那去榻上？”

殷郊用手背遮住脸，不看她。

姬发摘开黏在额头上的碎发，笑他：“你头发都弄脏了。”

他举起爵，倒一点在手心沾湿头发，再慢慢捋开。殷郊等他弄完，酒慢慢沿额线倒在脸上，捡了件衣服擦脸，没两下他想起这是先前姬发脱的，没由来有些委屈，把脸埋进去不动了。

“再洗一下。”武王凑到他耳边扯衣服，“帐里就这么点水，干掉以后再洗脸就麻烦了。”

“你明天穿不了这件了。”殷郊闷在衣服里说。

“我换别的。”

“我来西岐那天，你穿的就是……”

姬发有些了然，正经道：“我八年都在朝歌，家里没什么能换，见人外面套的都是这件，都快穿秃了。明天你从阵上凯旋，我换件没见过的穿给你看。”

衣服轻轻抖了下，很像是被他气笑了。

“你先起来，我再给你洗一次……”姬发又舀了点，递过去，郊露出半张脸瞪他。他鬓边刚打湿的头发吡着，很像只落水的花猫，姬发走马灯般在脑中转了一遍此生经历的所有难事才憋住笑，给他擦脸。

殷郊放下衣服，姬发沾湿袖子来擦他的眼睛，他就闭起来。擦到两颊时，姬发说：把头发拢起来吧。他觉得麻烦，就摸走了姬发的簪子来缠头发，束冠簪太短，他的髻只能松垮地耷拉在肩头，垂下长长一络。姬发实在忍不住，指着说他肩上挂了条猫尾巴。

他低头看，确实像。但他恼火姬发笑，原本爵盛好了酒来漱口，这会他气得全都喝进了肚

子里，姬发让他慢点，他听完立刻又喝了半盏。姬发要拦腰来抱他，他拆了簪子丢过去，起身要去榻上。

耳根却突然一痛。

姬发也捂着脑袋跪立起来。他们干望着对方，原来簪头的喙卷了两股头发，他们俩缠在一块儿了。

殷郊又坐回姬发身边。武王端了烛台，举着簪尾好让他拆。他们默不作声，贴近时，绞在一起的头发很松，不是死结，只是这样一来一回，这晚多少有些败兴。殷郊映着火光慢慢解开，他指尖有一道姬发左肩落下的影子，他心里一动，好像孟水的风雨掠过，吹来许多难言的思绪。他说不出来，便拈着两缕青丝不愿松手。不想簪子也一直在原地举着，他抬头，发现姬发面色不善，但目光炯炯，正好撞上了他的。

“郊……”

他心领神会，曲指缠了几圈，在笔刀边断了一截下来。

“两股并作一股……”他拆了袖口的金线，两边各缠一圈，再从中分开，“这样也算……”

姬发伸手接住，攥紧了，一字一顿问：“你想清楚了？”

“我不能想得太远。”殷郊摇摇头，“但我不想看你总是想太多。”

姬发抵着他笑起来：“人人要我做天下共主，我不能不事事多想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你是岐山的神鸟，这里就快要长出翅膀了。”殷郊摸摸他的胛骨上的疤，“以后还有千万件事等着你瞎操心，眼下能少一件是一件吧。”

他把剩下那缕头发同玉牌缠在手上，伸手描过姬发的眉头，道：“此时牙帐里，是我的姬发，出了门是西岐的王，再往后就是天下的武王了……可惜今晚没有酒了，不然怎么合卺？”

姬发牢牢盯着他。

“酒天天都能喝，我不稀罕。”

殷郊弯眼，敲他额头问，那洞房也是夜夜都能有，你也不稀罕？

姬发嘴角一勾：“我只想同一个人洞房，本不该有这些事，只是我一直想他罢了。”

殷郊指向他掌心：“那这个呢？”

姬发顺势缠住他的手指，小声说：“给我了，那就是天地间独一份，再也没有第二个。郊，结发为夫妻，以后你要当我的武王后了。”

“你现在过个嘴瘾也就算了，等明天上太公那儿，看你有没有胆子说疯话——”

“太公又不是不知道……”他捧着殷郊的脸来回看，好像怎么也看不够似的，“他知道我们俩成天睡一块，他是老人家，就爱找我说话。”

他说完忍不住又亲亲殷郊的额头，再亲一口鼻子、再亲一下嘴巴。殷郊被他蹭烦了，伸手推他。

“这都多少年了？就算结发也算不上新婚，那么多次也没见你这样来劲——”

“那不一样，我就是后悔。”姬发说，“我没早点想到，我那会看见你的眼睛，就知道我已经迟了。”

“大英雄，你连这个都要争先后？”

姬发不说话了，低头用脑袋拱他，在他耳朵边呼呼地笑。殷郊抱住他，帐外风雨依旧，可他们好像一时间说干了想说的话，再也提不起兴趣。前夜火笼正旺，他离得近，没一会就被熏出困意，就先上榻去。

姬发说迟会再来。他昏沉中听见开屏的声音，挡住了外面的光；再有琐碎细小的杂音，涌生出凿壁借光的意象，却也不能把他的意识拽离床褥；最后那点脚步声终于慢慢靠近，轻轻地压在了他身后，睡梦中似乎是姬发在梳理他的头发，于是那点强撑的清醒也消散了。他实在等不到姬发上床，就沉沉睡去。

番外记得看： <https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173409>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